出门俱是看花人

■ 王太生

在我的微信圈里，有几个朋友，漂在路上，他们在春天看花。

画家赵二，这几天出门写生去了，他在微信圈里留言：在春天打卡看花，花开时需要围观与欣赏。无人喝彩，会辜负了那些花。

“若待上林花似锦，出门俱是看花人”。

赵二去了南京，坐在梅花山的一片小山坡上，山谷里数万株梅花，争奇斗艳，氤氲蒸腾，让他目色眩迷，赵二想爬到梅花树上睡一觉，打呼噜给梅花听；或者倚在梅花树上发呆，抬头看天，一枝横亘，花色清丽。

梅花本是山野之物，孤寂、清高。它开在野村里、山崖上、板桥边、清溪畔。赵二眯着眼睛看梅花，更欣赏一场盛大芳菲之后的凋谢之美。

梅花落，红的花、粉的花、青的花，悠悠落在山坡上。风吹花瓣涌动，纷纷走远，一岁芳华，转瞬不见。

南京梅花山，若干年前，我只是路过。并没有领略它的花事之美，若徜徉花间，想必是发上、衣上、口鼻、眉眼，会沾上花粉，几只口袋中也会装满花香。也许还会捡得一些掉落的梅花瓣，带回去煮一锅梅花清粥。

出门拍花。桃、李、杏、梅、辛夷、茶花、樱花……朋友张老大觉得古宅玉兰最美。

张老大去江南古园子里拍花。漏窗黛瓦，草木滴翠，古园与花，是青莲色的调子。他在古园里拍甜白的玉兰，一根斜逸的树枝上，一花苞与园子里古建筑的匾额上的“风华”二字虚实相叠映，花与字互相诠释。张老大站在园子里的二层小木楼上，俯看庭院，一树玉兰，亮白的花与青黛的瓦，色彩对比，一明一暗，相互相衬。关键是，树枝上杯盏似的花苞，在风中微微颤动，如盛清冽的酒，让人未饮先醉。

春天看花，绕不过油菜花。一大片的高秆黄花，花开恣肆，把村庄都遮掩了，只留下小河和屋脊。在水上古村，用无人机拍摄金黄油菜花盛大开放的胜景。张老大跟着无人机，在花田奔跑，脚上鞋带松了，他蹲在菜花丛中系鞋带，这时候抬头看天，看到已高过头顶的那一簇簇黄金花蕊，在天空摇曳。这是怎样的一种美，要不是蹲在油菜田，是根本不会发现的。春天的一场花事，把脚下柔软湿漉的泥土都调动起来了，显现出生机。在水村，张老大一心等待，想抓拍到“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”的效果图片，等待人与花的互动出现。

友人阿潭钟情于紫桐花。紫桐花就是泡桐在暮春开的花。那两棵开花的泡桐树，树高盈丈，就长在老城的一座古桥旁边，是他的乡愁，每年晚春，开一大朵一大朵淡紫色的花。

泡桐不是桐树，它是一种速生的树种。这两棵泡桐，阿潭年年看它开花，然后又凋落，没有人去关心它们。每年春天，泡桐开紫花时，已经搬离老城小巷的阿潭，总要回来看看这两棵树，看看泡桐花。

人看花树，是看纷落的流光。那些在春天开过的花，槐花、楝花……是从前的伙伴，它们还一如既往，开着自已的花?

有人青睐城里的樱花，有人钟情乡下的萝卜花。

我喜欢在春天看蚕豆、豌豆花。这些乡野的花，与麦菽为伴，矮矮的植株，开紫色小花，若蝴蝶，在庄稼间飞啊飞。在我手机里，保存着几张去年在乡下采访拍的图片，在一条小河边，水边停着一条小船，河边碧碧的坡地，就长着这两样农作物，静静地开花，在嫩绿的映衬下，显得好看。碰到这样的场景，真想在傍晚的时候，邀二三朋友登船喝两杯。

还有白兰花，一种非常香的花，儿时经常看到有人把花放在竹篮里摆卖，浓而不烈，清而不淡，与栀子花相似，却不曾见过长在树上的白兰花。直到有一回，在渔民的河边小屋前，看到盆栽的白兰花树，树娟秀，正开着两三朵花呢，想不到娇嫩嫩的白兰花，却是在这样的地方遇到。

槐花多年不见。不见槐花，是因为不见树，从前小城的大街小巷长着不少槐树，那些白色花瓣还能放在嘴里吃，有一股清气。槐树哪儿去了?我想去寻找多年不见的本土老树。年年花相似，岁岁人不同，那些高大的有斑驳粗糙树皮的树，已经走散，离开了我的视野，这些草木故人，值得我在这个春天去拜访。

江柳开春

■ 黎杰

只隔一天，或者说只隔一夜，春天便开始在江柳枯瘦的枝条上抽青而蠢蠢欲动了。

傍晚，我一个人漫步在江边，无聊地追逐一只在路边觅食的画眉鸟拍照，画眉先是不惧我，跳跃着，偶尔抬头愣瞪瞪地看着我，正当我再次调焦时，画眉却飞走了，扑棱棱地飞上江岸边一株枯柳。

恰似一片树叶落在江柳上，画眉鸟啁啾地叫了一声，我再次将手机对焦在瘦柳之上的画眉，不料，柳枝上刚冒出的芽苞却撞进我的镜头。我欣喜莫名，抛弃画眉，转而对准柳枝。

一阵风过，柳枝摇摆起来，我的焦距开始模糊，我怕我看错，再次揉揉眼，拉近看，没错，枯瘦一冬的柳枝开始冒嫩芽了，很小，很细，星星点点的，就如冬雪在枝头留下的一点痕迹一般，不易察觉，不过，可以肯定，那柳枝似乎比以前更柔弱了些，就如一位怀春的少女，羞答答地眯缝着眼，偶尔回眸一下，春天便百媚生了。

脑海中突然跳出韩愈那首诗来：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。”春天的温柔尽在柳枝末端，或许不用微雨，或许不等杨柳树下的铁线草泛青，或许，连闹春的桃红李白梨粉都可以忽略。

江柳临水而居，柔柔的枝条垂下很好看的弧线，细枝拂过江面，江面平静如镜，几只野鸭游戏在枝条下，远远地看上去，就如五线谱上的音符在跳跃，野鸭是黑色的，而翻飞的江鸥是白色的，黑与白在江中交替呈现。我想，春天在柳枝上的奏乐是交响曲，乐曲一响，那轮晚霞便在江中起起伏伏，碎成涟漪。

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。一株江柳树下，拴着一条铁皮小渔船，嘉陵江禁渔了，这只小渔船是打捞垃圾的。或许今晚就有一场春潮来临，或许我明天来看，那舟便自然要横了，只是撑船人不见，不知到时江潮的汹涌要把小舟推到何处。看着这只小船，我总想起兰舟来。宋代周紫芝写：“一溪烟柳万丝垂，无因系得兰舟住。”这实际上是借柳写离愁别绪的，眼望那满溪的烟柳万丝，却无法将一只小船系住。是的，我反过来想，春天来了，谁又拉得住呢，春天还将转身而去，谁又系得住呢，去与不去，来与不来，休要再论。

柳芽儿是春天的眉，江是春天的眼，眼明亮亮地闪着，而柳芽儿却嫩嫩的，鹅黄鹅黄的，如横在春天脸颊上醒目的眉，春风一拂，泛出几许柔媚来。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”前边一女孩在柳枝下摆出各种姿势让男朋友拍照，那丝丝缕缕的柳枝拂在少女的脸上，有如一只画笔在少女脸上描眉，好羡慕那垂柳。

我攀下一枝垂柳，柳芽儿已开出六片，底部叶短，随后渐长，最尖部三片间隔密实，仿佛对生而出，花叶同开，花开成絮，叶片烘托出一串柳絮，那柳絮如穗子一般，一嘟噜一嘟噜地生满了黄白色绒毛，风一吹，那柳絮便飞，细细地飞、柔柔地飞、轻轻地飞、飘飘地飞。

我知道，这柳絮一飞，春天便开了，春天一开，人间从此便美得一塌糊涂了。

那些孩子与那些花

■ 米丽宏

那些年，我所在的学校周围全是庄稼地。春天，庄稼一起身，学校就变成了一艘泊在汪洋里的大船。有时望着望着，好像产生了起伏之感，像真的身处水波一样。

东、西、北三面，是青青麦子，只有南面是油菜。田主人们好像商量过，你家种麦子，我家也种麦子；今年，我家换了花样种油菜，回头一看，他家地里也冒出了嫩生生的油菜苗。

油菜花开那几天，总觉学校里格外亮堂。我想，一准是被油菜花的光芒给照的。上自习课，我轻轻在教室里来回巡视。偶尔俯身在课桌上，给学生讲解疑问。学生晃动着小小的头颅，一边抄写黑板上的题目，一边发出蜜蜂一样的“嗡嗡嗡”声，我说“安静些!”嗡嗡声便消失了。我抬起头，看到前窗被油菜花海汹涌着，铺成一格格儿的金黄。窗外连天铺地的油菜花荡漾着，摇曳着，竞相挤进窗框里来。那场面，就像我的学生在晨光里做大型早操，氛围明亮而鲜活。

我一下子明白了什么叫年华灿烂。那是不用任何装饰、单从年龄和心灵透出的清纯和活力。

有几个孩子随着我的目光望出去。我没有制止，我看到了他们眸子里闪过的明媚之光。

在太行山区，每年的春天，油菜花盛开，是一种大景观。怎么说呢，那是一种节令的大动作、大气势。一田、一田的油菜花，抽苔、分枝、含苞，仿佛就是几天的时间，又几乎是在一个晚上一齐盛开。像一群表演团体舞的女生，暗暗练习了一段时间，忽然接到表演通知，大家迅速换上翠绿裙裾，化上金黄妆面，站成整齐队形，齐刷刷一声号令，便随风舞动起来。

那时，我上着上着课，心里会忽然接收到讲台下那些孩子蓬勃勃的生命力。我再看看，那些男生多像青秀茁壮的青麦子；女生，则像明媚淳朴的油菜花。

作为班主任，我热爱着我的班级，也爱每一个孩子，尽管他们并不全尽如人意。这就如同爱着整块整块大地里的油菜花，也喜欢其中单独的一株。没有一株油菜是完全相同的，它们各有性情和优缺点；但它们都处于花期，都会结出理想的果实。正是这单独的一株一株，构成了一个花的集体。

当然了，满田的油菜花，让我震惊般狂喜；一棵油菜花，单独提出来，也美得令我赞叹。我路过田畔时，曾看到荒地里一株摇曳的油菜，孤零零地。她像一个女孩子，走出了队列，离开了集体。美，仍是美的，可孤单不?油菜花妹妹。我想对她说，孩子，回到集体里去。在那里，你才能磨砺性格、锻炼意志，同声共气，步调一致，才会产生集体感和归属感。同样，由于集体的光芒，你才有了放射的可能。

总的来说，我还是喜欢大块大块油菜花给我的震撼。我的眼睛近视，需要这样的视觉盛宴；我的心胸不宽，需要这样的浩渺引领。

想想吧，能占据春天整个时空的，只有繁盛的油菜。那耀眼的金、明媚的黄、朴素的蕊。世界上，还有哪种花，在同一时期、同一区域，一夜之间开得出这天文数字的花朵?

而且，不管是晴是雨，它的色彩不褪、不减、不灭，永远新鲜，永远明丽。它们的色泽一直在辐射、在引爆、在渲染，远远近近，金粉迷离。如此浩瀚而热烈的能量，只有阳光才有吧?而它们就是阳光，把热量发散到空中，把身形融于浩大的集体。如果一块油菜花地，是一个花的班级；那么，放眼去看，那田野上一亩挨着一亩，一垄大于一垄，整个田畈都是花的班级。

亲亲的油菜花与我的学生们，有时会融合成一幅画。下午放学时分，学生们像兔子一样跑出校门，转眼遁入油菜花地中的小径。我踮起脚尖儿，见一阵花浪涌向天边，学生们的背影被染黄在油菜花里。

夕照中，渐渐分不清了人与花。我祝福着他们——那些孩子与那些花。我愿每一个集体里都不要出现谎花，哪怕你是一朵落后的花，也不要放弃，不要猴急。接受阳光，吸收水分，一步步打开，一步步充实。

你们的明天，将丰美无比。

于无声处听春分

■ 张凌云

春天的6个节气里，春分似乎不那么引人注目。譬如惊蛰，光看名字就极富张力，再如清明、谷雨，也是一番清爽利落的样子，只有春分，明知将春天一分为二，昼夜从此等长，在地理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，也总有些不以为然.春天，本来都是美的，充满希望，何必在意如何区分呢?

春天真正的信号，从惊蛰就开始点燃，春分他只是接棒员或中继者。我仿佛看到一张素描图。一张线条很疏很浅的素描，随着一笔一皴慢慢变得丰满起来。光秃的山峰开始清晰，从泥土里钻出的各种新绿，给裸露的大地铺上了一层绒绒的毛发，那么温柔体贴。空气中有种活跃的元素在不断上升，原本安分的尘土有了拥抱天空的渴望，渐渐地，你感到身上和周围的一切都带着热、带着光，带着不可名状的兴奋，连尘土都带着柳絮般的轻舞飞扬。

这是春的气息，充分觉醒了生命意识，让所有被压抑的愿望得到复活的春的气息。我也终于明白了春分的意义。春分，并不在乎给人突然的惊喜，却以一种厚重绵长的力量，慢慢将春天推向高潮。

素描图渐渐被油画图替代。意象繁复，色彩强烈，这是壮观的万紫千红，是将生命的刻度释放到极致的浪漫之美。桃花、梨花、樱花、玉兰、海棠、山茶、紫荆；红的、粉的、白的、紫的……它们你方唱罢我登场，或者一直占据舞台中央，交相辉映出一幅目不暇接的锦绣江山。

如果用一个词形容春分，我想是韶华胜极。春分将百花争妍演绎到极致，接下来会盛极而衰，那些飞扬的尘土会回归原样，但是，这不意味着结束，却意味着新的开始。

有花必有果。万紫千红慢慢被无边的绿色所取代，那些花朵孕育的果实也藏在绿色之下，等待一场沉淀后的收获。于是，接下来我们转换视角，迎接春分的另一个主角——春水。

3月里的小雨，如丝如雾，如梦如幻。有了雨水，每一个大自然的孩子才能汲取无限的营养，与大地母亲融为一体。雨会化作清泉，小溪，化作萦绕在身边的一汪碧水，陪伴着一起走过漫长的旅途。

当然，还有春天里的第一道雷声。如同庄严的宣言，春分以另一种姿态发出了内心的呐喊。这是天空与大地的交响，饱含着对未来世界的各种渴望，在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中，春分完成了自己的升华，他以意味深长的破折号，将春天分为前后两半，唯有经历风云雷电，才能迎来绚烂的彩虹。

雨过天晴，一切恢复平静。于无声处，听听那春分，听听春天的血管啸动的声音。

本报全国发行 邮政编码:610041 报址:成都市锦江区上南大街49号 邮发代号:61-30 广告联系电话:028-86140497 定价2.00元 本报法律顾问:万刚律师 电话:13908091146 广告发布登记编号:川广登字|2020|0011号 印刷:成都祥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